

爱国主义教育读本

红色 经典 系列

ZHAOYIMAN



赵一曼



张麟 舒扬 著

赵一曼就出生在这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里。她兄弟姊妹八个，她是父母最小的女儿。在她下边，还有一个比她小三岁的弟弟。几个姐姐都出嫁了，哥哥也成了家。尚在父母膝下的，只有这一对小姊妹，而小一曼看来更伶俐些，因此也更受宠爱。她是个任性而骄傲的孩子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家里有了这种规矩：杀了客人，请烟送茶都是她的事，如果谁侵犯了这种权利，她会当着客人的面打滚。人家送来的礼物，照例也由她分配；不然，她会的东西扔得遍地都是。这没有什么奇怪。哪个被溺爱的孩子不是这样呢？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Z H A O Y I M A N

红色 经典 系列



赵一曼

张麟 舒扬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赵一曼 / 张麟, 舒扬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1957.9 (2006.6 重印)
(红色经典系列)

ISBN 7-5008-0567-5

I. 赵... II. ①张...②舒... III. 赵一曼 (1905~1936) - 生平事迹 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7329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06 年 6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70 千字

印 张: 4.375

定 价: 1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革命回忆录，比如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《我的一家》等。这些作品都曾畅销过几百万近千万册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经过数十年的革命和建设，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当前，人民生活逐渐富裕，享受着现代化的住房、交通、休闲和娱乐。然而，这一切来之不易。从十九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开始，内外交困的中国经历了救亡图存、维新变法、民主共和、启蒙与革命，在自救和自强的道路上苦苦求索。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，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。

在建立和建设现代中国的过程中，无数的中华儿女奉献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。我们不应忘记方志敏面对敌人的视死如归，不应忘记欧阳梅生和他的妻子儿女一家在大革命期间的巨大牺牲，不应忘记年轻漂亮、能文能武的女英雄赵一曼在抗日战争时期跃马横枪的英姿飒爽、富于传奇性的革命人生，也不应该忘记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出身的“中国的保尔”吴运铎不顾生命危险地忘我工作和从他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坚强意志。

当前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树立以“八荣八耻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，概括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特点，对于弘扬社会正气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值此之际，我社重印“红色经典系列”四种——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《我的一家》《方志敏战斗的一生》和《赵一曼》，希望以之作为生动而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，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朋友们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 死水 1

第二章 追求 23

第三章 献身 49

第四章 铁流 72

第五章 不屈 98

后 记 132

第一章 死 水

—

一条青色的小河，悄悄流过竹丛。她性格恬静、温柔，不爱喧哗。就是雨季山水暴发的时候，她也不变颜色，不发脾气。只是从容不迫地向前，奔往大江。

离河不远的山腰上，有个叫白杨嘴的小村。这个孤独的山村，前后左右都被绿竹包围着。奇怪的是，并没有一棵白杨树。

赵一曼就出生在这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里。她兄弟姊妹八个，她是父母最小的女儿，在她下边，还有一个比她小三岁的弟弟。几个姐姐都出嫁了，哥哥也成了家。留在父母膝下的，只有这一对小姊妹。而小一曼看来更伶俐些，因此也更受宠爱。

她是个任性而骄傲的孩子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家里有了这种规矩：来了客人，端烟送茶都是她的事，如果谁侵犯了

这种权利，她会当着客人的面打滚。人家送来的礼物，照例也由她分配；不然，她会的东西扔得遍地都是。这没有什么奇怪，哪个被溺爱的孩子不是这样呢？

八岁那年，家里立了私学，人们把它叫做“鸡婆学堂”，一位先生教十来个学生，就像一只母鸡带着一群鸡娃儿。

小一曼读的是《三字经》。别人随便提哪一句，她都会像流水一样背下去，可是，书本已经磨烂了，书上的字还不认识。

她不喜欢费脑筋。

最讨厌的是，先生总爱搜抽屉。有时翻出一盒吃桑叶的春蚕，有时又在盒子里倒出几只色彩斑斓的蝴蝶。有一次，书桌里传出知了嘹亮的歌声。先生走了过来。正当他弯身搜查这个不知趣的歌手的时候，小一曼把一只螳螂放进了先生的脖领里。

为这些事，她常受申斥。因此她觉得世界上最可恶的人，就是教书先生，最可恨的事，要数“读书”。

这年夏天，城里起了兵变，乱兵闯到乡下，到处抢劫。父亲带着一家人逃到五宝镇外婆家。大姐夫郑佑之也带着大姐从画象嘴逃来了。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，一锅吃饭。小一曼觉得快活：不是跑反，哪能这么热闹！天天跑反才好呢！

这个大姐夫，别人都说是个怪人，因为他不肯做官，却跑去当兵；既不抽大烟，也不会赌博，可是小一曼喜欢他，瞧瞧那把大胡子，多威风！就像一蓬苻帚苗子。大姐夫见面就送了她许多画片，有一张画着冒烟的船，小一曼真喜欢：坐上它航海该多好！

但是，不出三天，小一曼就有些扫兴了。这个郑大胡子真多事：在镇上找了几个孩子，要办什么学堂！他自己要当什么老师！人家《三字经》都会背了，还用你教！小一曼翻开课本，又变了念头。课本是大姐夫从城里带回来的，什么国文、算学，都没见过，好像比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有趣得多。还有一点，小一曼也满意，她不必担心搜查了。大姐夫看见蝴蝶，不仅不没收，还会说这是毛毛虫变的，它飞来飞去是采集花粉，让花儿结果实。这个大胡子啊，真有意思，一根草，一朵花，一个小虫，都能讲出道理。

每天晚上，小一曼都要和弟弟一起，做习题，写字，造句。吃过晚饭，老师就坐在桌边看书或给朋友写信。三个人一张方桌，守着一盏桐油灯。这又是小一曼所不习惯的。她心里光惦记着：鸡笼关了没有？鸭子是不是在塘里露宿？也许镇上的孩子又玩捉迷藏了。这样的夜晚难道是做功课的时候吗？

“蚊子！”一曼的小手啪地响了一声。

“奇怪，蚊子光爱咬你。”大姐夫头也不抬，只顾看书。

小一曼想吵架。

“怎么没有！你看，我手上还有血呢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！”大姐夫不想辩论，“快做功课，专心些，蚊子就不咬了！”

小一曼叹了口气。大胡子不讲理，你有什么办法，只好做习题。

有天晚上，大姐夫布置了作业，要去给病了的大姐煎药。小一曼探头一看，窗外月光朦胧，竹林里，萤火闪烁，银河白哗哗的，像翻着浪花。小一曼忽然想起今天是七夕，妈妈说

过，牛郎要挑着孩子去会织女了。“神仙也得跑反，小神仙还见不着娘！”小一曼同情神仙的不幸，心里真难过。她拉着弟弟的小手，夹着作业逃跑了。

她和弟弟坐在银杏树下。四只黑黑的小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天河。

“喜鹊怎么还不搭桥呢？”弟弟问。

听说银河双星不愿别人来窥探自己的秘密，她捂住了弟弟的嘴。

树叶上清凉的露珠，滴到她脸上。

“别做声，神仙在哭……”

“我困了！”弟弟打起哈欠来了。

“讨厌鬼！就会捣乱！谁叫你来的！”她推了弟弟一把。

弟弟一走，小一曼又后悔了。树后黑乎乎的，是什么东西呀！她忙背靠着树，不看它。

小一曼屏声息气，望着银河。银河上，雾气蒙蒙。既没有青牛，也没有飞来喜鹊……她的眼皮渐渐合上了。

深夜，父亲把她抱了回去。

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老师问弟弟：“你的算术习题呢？”

“她也没有做！”弟弟指着姐姐。

“我是问你，没有问别人。”老师第一次变得严厉了。

小一曼慌忙拉开抽屉，翻了一遍，什么也没有。她一抬头，却看到扯得只剩下几页的本子在老师手里。原来是昨天晚上失落了。她拿过本子，好像要弥补自己的过失似的说：

“你莫生气，我马上就做好！”

她站在那里，一口气做完了五道习题。

“奇怪，这是啥子算术呀！越减越多！”

同学们哄一声笑了。弟弟笑得最响，还做鬼脸。小一曼恼了，扑过去又抓脸，又揪耳朵。

弟弟跳着脚大哭起来。

“好厉害！”老师一边排解一边说，“你算错了，怎么怪人家的耳朵！”

小一曼羞红了脸，摔下铅笔，跑了出去。

晚上，老师像往常一样，坐在那里看书。弟弟做完习题，要回去睡觉了，老师告诉他，叫姐姐来温课。弟弟出去喊了两声，没人答应，回来说：姐姐睡了。可是，话没落音，姐姐跟着走进来打断了他的话：

“哪个睡觉了？你光说瞎话！我自己的功课，自己会做！用不着你管！”

小一曼坐下来，低下头，专心地做着功课，一眼也不敢看大姐夫。

二

秋天，大姐夫忽然进城打官司去了。有个什么团总，趁着兵乱混水摸鱼，带了伙人，跑到大姐夫家挑走十石谷子，大姐夫带了人证物证，上衙门里告了团总。临走，大姐夫还留下作业，说他三五天就回来。

可是，过了几个月，大姐夫也没有回来。城里来信说，团总的哥哥是参议会议员，他们买通了衙门，给大姐夫加个“诬

告”的罪名关起来了。

学堂停了课。大姐长期生病，卧床不起。小一曼怕大姐伤心，整天守着她，端饭、送水、熬药。大姐有时难过得哭一场，小一曼也跟着掉泪。

过年前三天，又花了十石谷子才把大姐夫保出来。大姐夫模样全变了。头发老长，一把黑黝黝的连鬓胡子，支叉起来，眼睛冷森怕人。他坐在火盆边，只顾拨着炭火，不说一句话。小一曼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姐夫。忽然，大姐夫摔掉火钳，喊了一声：“这个社会太黑暗了！”

小一曼看看四周，怯生生地说：“我去把灯拨亮点儿。”

“不！要放火！把一切全烧光！”大姐夫站了起来，他那高大的个儿，把灯光全遮住了。

小一曼愣住了。心想，为什么要烧房子呢？她仰起脸，望着大姐夫，说不出话。大姐夫挥动着攥紧的拳头说：“这个社会，只有强权，没有公理！应该放把大火，把丑恶的东西烧个精光！你明白吗？”

小一曼不明白。不过，她还是点了点头。因为她应该让人知道自己是很懂事的。

元宵节以后，他们又恢复了正常的读书生活。只是大姐夫变得更加严峻，对功课的要求也更严格了。如果习题错了，就让你重做。他只说“有错”，可又不说错在哪里。因此小一曼常常不得不把习题做上三五遍。到吃饭的时候，习题做不好，不许你离开座位，他也不离开座位。

“你得多用脑子！不要靠别人替你思想！你做上三遍，就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了！”

小一曼听不惯责备的话，只得咬着嘴唇，忍着饿，琢磨那些该死的习题。要是从前，哭闹一场，妈妈准会出来救驾。现在你撒娇试试看！大姐夫会长吁一口气说：“既然不肯读书，就当个睁眼瞎子吧！也许无知无识，头脑里空空洞洞，倒过得安逸些。靠祖上的田产，也可以混一辈子。”不，宁愿做一百遍习题，也不肯听这些话。

妈妈疼爱她，有一次，把饭菜端到书桌上，替她求情。小一曼感到受了侮辱，把饭碗也给打翻了。

夏天，全家都搬回了白杨嘴。

人们习惯把白杨嘴叫作中白杨，因为冲口有个下白杨，冲里有个上白杨。这三个小自然村，中间不过几百步路，站在门口说话都听得见。上白杨住的全是穷苦族人，只有几十间破房，遍地牛屎猪粪。小一曼是从来不去的。

家里又过起了安逸枯燥的日子。早晨起来，父亲照例坐在药柜跟前，等着给人看病、抓药。无人上门，就闭上眼睛，抱着水烟袋，动也不动地坐着，一天又一天。他年轻的时候，用四十两银子捐了个监生。有了顶戴，就有上京赶考的资格，见了县太爷还可以免跪，犯了法也免打屁股。不过，他从来没有走出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，顶戴也就不起作用。在家庭里，他是个专制暴君，没有顶戴，也可以随心所欲。优裕的生活把他毁了。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他不受操劳之苦，也得不到生活的乐趣。有人说他比神仙还要享福，但也像神仙一样单调和寂寞。他一边慨叹着无所事事，荒废了青春，一边又在卧榻上点起了烟灯。苦闷无处发泄的时候，他就毒打妻子，折磨儿女。骑着马在山路上狂奔，恨不得他和马一起葬身在山涧

中。小一曼爱父亲，又恨父亲。她还不理解，财富给人多少幸福，就给人多少痛苦。

为了寻求安慰，父亲开始行医。他看病是不收现钱的。求医的人家，逢年过节，大春小春，总要送些腊肉、蔬菜、鸡鸭，算作酬谢。而且送来的礼物总是远远超过那剂草药的价值。然而这也没有使他得到解脱，他不知道他和这个社会正在一起腐烂下去，生活中已经没有他的位置。

但是，对这个世界，小一曼也别无所求了。凡是她能想像到的东西，家里都不缺少。只有父亲的病，使她不安。他咳嗽一天比一天凶，脾气一天比一天坏。妈妈胆怯地跑去给他捶背，却被一脚踢倒了。小一曼不能原谅这种残忍，从此远远躲着父亲。有天早晨，他坐在藤椅上，一口痰涌上来，就此昏迷不醒了。

腊月二十五，父亲死了。一家人守着尸体哀哭。有人把大哥从赌场找回家，他一进门，也顿足捶胸嚎起来。小一曼感到惶惑，活着盼他早死，死了又叹他短寿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了举办丧事，家里卖了二十石田。大哥李席儒成了一家之主。他不仅接管了父亲的账本，也接管了父亲的水烟袋。家里来了客人，他也端出大烟盘子，摆一摆家长的派头。

丧事过后，小一曼依旧跟大姐夫读书。父亲离开人世，并没有给生活留下阴影。从大姐夫那里，她知道这个世界还很大，刮风下雨，日出日落，都有学问。

小一曼正做着功课，忽然听见竹园里，山羊咩咩叫着，想起她喂的那只山羊怀了羔，也许快要下生，心又飞远了。她慌里慌张就往后山上跑，大姐夫在竹林里拦住了她。

“坤泰，我得跟你谈谈，”大姐夫神情严肃地说，“你不是娇女了，应该管住自己。你人在书房里，却没有心思读书，这怎么行？如果你愿意胡里胡涂过一辈子，那也由你。可是，我不能再教你。……”

开头，她准备用各种理由来替自己辩护，但是看到大姐夫锐利的目光，觉得事情不妙，她那双挑战似的眼睛逐渐温和了，暗淡了。

“你太任性了，想怎样就怎样。将来你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她从来没想过将来，有吃有穿，无忧无虑，还要怎样呢。这一问倒使她惘然了。是的，自己要做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像妈妈那样吗？妈妈裹一双小脚，路都走不稳，到山后拔两棵青菜，都要爬着去。最可怕的是，父亲无缘无故就拿菜刀砍妈妈，追得妈妈满院子爬。像姐姐们那样吗？大姐、二姐都受公婆虐待，跟着丈夫逃了出来；三姐出嫁不到一年，就郁悒而死；四姐却嫁了个谁也不敢接近的疯子！这就是人生！她从来没有把这些事跟自己联系起来，可是自己的命运，又由谁来安排呢？

“都是我不好！”小一曼第一次认错，手掩住脸，哭起来了。

这一夜，小一曼烦躁得不能入睡，脸也有些发烧。她坐在床沿上，望着窗户发呆。满山松涛澎湃，小屋好像一叶孤舟，迷失在茫茫的大海中。一个浪头，把她和抱着的小羊都卷进汹涌的浪涛里。她惊叫了一声，从幻觉里醒来，心还在跳。她点上灯，走到下房，喊醒了烧锅的杨大嫂。

“杨大嫂，明天你把羊牵到蒋二嫂家去喂，下的羊羔给她，我没工夫照看了，我要好好读书！”

杨大嫂正睡得懵里懵懂，口里只“啊啊”应着，谁知道这小姐深更半夜里，想起了什么呢？

三

可是，正当一曼立下决心的时候，她却不能读书了。

按照传统的习俗，女孩子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，就得禁头（把头发蓄起来）。这表示已经成年了。

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一曼头上。那年春天，妈妈给她剪下刘海，然后又在后边梳了根辫子。

赵一曼被禁锢起来了。她不能再迈出大门，不能在大路上逗留。她不能再到田埂上采茶，也不能再到前边竹园里去挖笋，更不用说到田里捞小鱼小虾了。妈妈嘱咐她，要回避一切男子，哪怕他们是同族的兄弟。

封建家庭，就是妇女的牢狱。

以后两三年时间，赵一曼经受着深刻的精神危机。她不学针线，也不操持家务，用这表示自己的不满和反抗。在这个死水般的家庭里，有填不满的空虚。大哥整天在外冶游玩乐，回来往烟榻上一躺，吞云吐雾。烧锅的杨大嫂半夜还要起来给他炸薯干，煮醪糟；日上三竿不起，还得做两顿早饭。在他看来，这就是“享福”。

嫂嫂呢，也是金枝玉叶，娇生惯养。从到婆家，就没下过

厨房。闲得无聊，就生是非，请家门评理。小小的家庭竟没有一天安宁。

赵一曼开始厌恶这种生活了，可是她不知道自己也沾染了由这种腐烂生活而养成的疏懒习惯。她住的小屋，墙壁是黑漆木板，就是正午，室内也阴暗无光，像一座坟墓。早晨起来，床也不铺，被也不叠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赤着脚坐在床沿上，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。

生活是多么无聊啊！

那时候，大姐夫已经当了柳家乡高等小学校长。他本来学的是实业，尽可以在衙门里谋事当差，求官得禄，但是他痛恨社会的黑暗腐败，就离开了城市，立志献身平民教育，来改造乡村。他卖掉了家产，帮助穷苦学生读书，自己粗衣素食，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。幺弟、侄子们都跟大姐夫上学去了，她连一个谈心的人也找不到。大姐夫和大哥水火不容，两人见不得面，见一次面，翻一次脸。可是，大姐夫却把大哥的孩子带去上学。赵一曼羡慕他们，同时又恨自己是个女子。

二姐坤杰住的近，还常来看看。那时姐妹俩就躲在小屋里，享受着稀有的快乐。姐姐忙着给她画鞋样，裁衣；而妹妹就讲着从书本上读到的海外异闻，好像她是刚刚远游归来……

但当她独自闷坐的时候，就不能忍受了。远处偶尔传来一声犬吠，一声鸡啼，就像置身梦中似的。这个小山村是多么的寂寞！连货郎担子的拨浪鼓声都听不到。好像它已经被整个世界遗忘了。她拿起那本破旧的唐诗来吟诵，可是那往往更使她厌倦。她坐在窗前，凝视着那一树雪白的梨花。褐色的小燕子呢喃着，在檐前翻飞。这也叫人心碎，仿佛燕子就是自己的化

身，只有靠主人的善意，才能在人家的堂中筑巢，躲避风雨。赵一曼感到，在这个家庭里，自己是陌生的客人。而且失去一件最重要的东西。她和人生隔绝了。

“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！”赵一曼想，“再这样下去，我要发疯了！”

晚上，她背着妈妈，跑到大哥房里。大哥刚赶场回来，还没有来得及点烟灯。

“大哥，我要出门读书！”赵一曼说。

李席儒一边宽衣一边说：

“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上什么学！你知道多数的女生，在校内私自怀胎，跟人逃走，师生苟合……”

应该说，李席儒这番话，不怀丝毫恶意，甚至是出于爱护。如果父亲、祖父在世，也会点头赞同的。这些传统观念，在他头脑里生了根，使他不用思索就拒绝了妹妹的要求。可是，赵一曼却感到受了侮辱。

“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些下流话！就是有这样的事情，也不能单怪女生，你们男人就没有责任吗？”

“我不是法官，管它是谁的责任！”李席儒不愿多费唇舌，“你走吧，我还要办正事。”

赵一曼看他那不耐烦的态度，心里冰凉。她觉得大哥当了家，表现得更顽固专横，冷酷无情。什么事情都是他做主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这种人，即使不说谎，不使奸计，也不能信任他。因为他根本不尊重她的人格，不承认她的权利，把她的合理要求，也当做无理取闹。眼看她跌进万丈深渊，也不肯拉一把。赵一曼愤怒了，大声叫嚷起来：